

曹植诗歌的文学成就刍议

文/樊林

摘要：曹植的诗歌创作以公元220年为界，前期诗歌情调开朗、激昂豪迈；后期诗歌情调哀伤、深沉悲凉。他将文人的艺术修养与乐府民歌的特点相结合，文学成就十分突出，有力地影响了建安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曹植；诗歌；情调；成就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期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终遭到失败，但在文学上却取得很大的成就。他的诗歌创作，有力地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曹植的诗歌创作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后期的作品，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

一、前期诗歌情调开朗，激昂豪迈

曹植早年处于连年动乱之中，目睹了社会所遭受的巨大破坏。虽然他直接描绘社会乱离的诗歌现存仅有《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两篇，仍然值得重视。其中《送应氏》描写繁华的洛阳经董卓之乱成为废墟。诗篇由皇宫而民居，从城镇到乡村逐步开展，描绘出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诗人对洛阳的凭吊，实际包含了他对整个汉末社会历史的哀痛之感，内涵十分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他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虽是游侠题材，诗中那位英勇少年实际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蝦蟆篇》则直抒胸臆：“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呈现出一片豪迈气概，洋溢着自信的少年意气。

这一时期，曹植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以贵公子的身份与文人们交往，也写下不少记叙宴游及唱和赠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斗鸡》等，大抵情调平和，辞采华丽，有贵族气息。

二、后期诗歌情调哀伤，深沉悲凉

曹丕称帝后，曹植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悲愤苦闷，诗作的内容与风格发生显著变化，雍容华贵的作品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不甘心被闲置、渴望施展才能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年之作那样激昂豪迈，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写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生命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而产生的悲哀。

如《美女篇》，诗中逐一铺写女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之后，又叹息：“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透露出怀才不遇、有志难申的痛苦。又如《吁嗟

篇》，以蓬草为风吹拂、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

另有一些作品用激切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愤慨，最有代表性的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作于黄初四年（223），当时诸王循例入朝，曹彰暴死京城，曹植与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强令分道而行。全诗分七章，感情丰富复杂，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监视者的愤恨，兄弟之间强作豁达的慰勉，真切感人。

曹植后期的诗作中，还流露出对人生表示怀疑、否定的思想倾向，这是因为他看不到现实矛盾有任何解决的可能。如《赠白马王彪》末章说：“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天命可疑，神仙虚妄，人寿不永，现实世界似乎只是一片黑暗。

建安诗歌原本具有一种开朗亢奋的基调，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对追求人生价值充满自信的基础之上的，当严酷的权力斗争破坏了这种自信之后，诗歌的格调也随之改变。从根本上说，曹植前期诗歌的激昂之气与后期诗歌的悲哀情调，有其相通之处。正是因为他对于自由意志和生命价值有着热烈的追求，当这一追求受到抑制时，他的悲哀才如此强烈。

三、结语

曹植前后期的诗作，在内容上虽有明显不同，但都感情充沛，个性鲜明。其诗歌结构大多颇为精致，很少平铺直叙，又常常以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渲染特定的气氛，以此笼罩全篇。另外，他较多使用书面语，词采华茂，讲求语言的工整和刻画的细致。

曹植通过一生的创作实践，将文人的艺术修养与乐府民歌的特点相结合，既吸收了民歌的长处，又改变了民歌单纯朴素的面貌。他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得他在建安时期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樊林（1971—），女，学士，副教授，研究领域：汉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沈阳广播电视大学）